

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荊公年譜考畧雜錄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雜錄卷之一

五倫考序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此正言也惟安石誠足以當之毀言出而諸美畢敗矣道德莫重於五倫作五倫考上翔著

君臣考

嗚呼自古君臣相與之際蓋難言之矣有君而無

臣則其國不治有臣而無君則其國不治有君有臣矣而或爲同朝忌之有小人間之則其國猶不治也昔者堯舜在上有臯夔稷契爲之臣都兪吁咈其治可謂綦隆矣至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其人皆來自田間學焉而後臣之而周公以介弟之貴憑叔父之親輔相幼主又無論已迄乎霸國之餘若齊桓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亦相望於數百年而間有一遇焉由漢唐以至於宋中間治君賢相乘風雲之會而同魚水之歡亦固多有之而未有若神宗之於王安石也安

石在仁宗英宗時大臣屢交薦於朝則文富韓歐諸大賢也辭召試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辭服闋趣召赴闕或至於六七不允則仁廟英廟皆然熙寧初立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未數月而越次入對二年而參知政事三年遂同平章軍國事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衆而神宗信任之益堅安石何以得此於神宗哉蓋由神宗固大有爲之君而安石又爲世所不常有之人其欲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措天下於家給人足君臣固一德一心也七年辭位而去八年復召九年再辭遂終

身不復出其再辭而再去也其君固強留之而不能其臣亦非有不得於君而決去且其言曰處勢重而任事人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又曰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主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嗚呼有臣若此其於大臣進退之義何歉焉安石去而封舒封荆爲僕射爲特進十年之中遣賜湯藥存問無虛歲有君如此其於去國之臣又何所歉哉昔蕭何與漢高帝並

起爲吏佐帝定天下功臣位居第一其後益封置
衛買民田宅若有疑於其臣臣亦致疑於其若卒
下相國廷尉械繫之唐太宗謂魏徵箴規過失不
可一日離左右其薨也旣自製碑文又許以公主
妻其子乃未數月而踣碑罷婚雖其後高帝以其
過歸已太宗踰年爲復立其碑孰能如安石得君
再起再罷皆出於己所自求而神宗恩禮有加終
未之少替也哉夫何後之造謗者於安石初仕置
文潞公歐陽公交薦於朝者不言而曰藉韓呂以
爲重於熙寧之入朝也置仁宗英宗屢召不言而

曰由韓維素譽於東宮至其甚則曰安石得進由
于藍元震又於辭位而去也於神宗勅斷來章者
不言而一則曰雖上亦厭之再則曰雖上亦厭之
又曰太后亦嘗涕泣宮中也吾試有以詰之使安
石爲相而帝果厭之則卽一辭而可聽之去唯恐
其不速矣曷爲每懇至再三而猶未之允若安石
所與王參政二書尤可證也且上旣厭之則安石
旣去新法宜可以速改上有以慰太后之心以全
其孝而已亦得以少寬其厭惡之情何新法行於
元豐猶十年而未之改也又其甚者神宗於熙寧

初問韓琦問富弼司馬光王安石何如人也中間
問王安國卿兄何如人至元豐三年則安石歸金
陵數年矣猶於會輦有問曰王安石何如人夫問
其人是不知其人而問之而從所問者以質其然
否雖不厭其數可也乃當熙寧之初舉朝攻之而
不顧元豐之去新法尙行而未改使諸臣進說於
君者皆不善而不足聽耶則朝廷可謂無人使其
言皆善而君不一聽之耶視神宗爲何如主也原
作僞者之心不過欲借他人之口吻以遂其貶損
私懷而乃據其私書喋匕登之史冊奚爲哉夫以

安石之得君如此神宗之信用其臣如此而卒不能大有爲於當世實由朋黨有以激之也激而不已則有元祐之更張紹聖之報復崇寧大觀之竄逐遂使奸邪得志國勢敗壞以至於亡而猶不覺悟豈不哀哉而論者且曰宋之亡由安石一倡而百和作君臣考

父子考

考畧曰荆公生於臨江官舍幼而隨父宦遊年十九而孤其事父固無可言者母長壽縣君曾子固稱道其賢載於墓銘中甚詳安石事母孝養見於

上執政書上富相公書及辭官職諸表章甚備亦無可言者及閱程氏遺書謂介甫事君不知道因及其平居事親最孝至是亦想其孝之非實則雖未嘗明言其不孝而已若於孝道爲有虧是豈仁人君子論人所宜牽連若此哉公之子雱幼負其過人之姿長而以科名自致通顯官止於天章閣待制受詔纂修經義而不及軍國重務亦無可言者自崇韓富之首其言見於邵氏聞見錄而程氏遺書亦載之則吾不知二書孰爲先後豈果由出於伯淳之口耶於是地獄荷校之說尤紛紛並起

則因毀其父而弁及其子穆堂李氏旣辨其妄矣而予於元澤本傳亦有所論著云女與子一也公有二女一嫁吳安持一嫁蔡元度子二女皆能詩文公亦屢有寄二女詩亦無可言者而說者曰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氏事必先與謀然後行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此載於湧幢小品不知朱氏采自何書也又王氏池北偶談曰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卽李白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見蔣說安石

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
曾漫錄又云蔡下妻亦安石女能文三奸皆有如
此女子亦一奇也嗚呼此王氏非毀女子也譽女
子也然亦非譽女子也譽女子而因得擠其父於
林甫秦檜之列而以爲三奸王氏非毀安石又何
其牽連之不憚煩若此哉以是知毀安石者無之
而不毀以至於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而無
一人得免者於是作父子考

兄弟考

夫臨川王氏之才盛矣安石兄弟七人而安仁安

道皆爲異母兄而相繼早喪安石爲文而哀之甚痛三兄一嫂未葬屢見於尺牘章奏甚詳惟安國文學聲名見推於當世大賢尤著卽安石兄弟詩辭倡和見於集中者於安國尤多安國之死也曾子固序其文集稱之曰孝友與安石同使平甫生前果有大不悅於其兄安石於平甫死後又安能揄揚其美至此說者曰安國甚惡呂惠鄉於是放鄭聲遠佞人之誚亦遂有鄭俠之獄而辭連安國是不然夫惠鄉敢於背安石何有於安國且事有無不可知也是時輕薄者憤造僞書又安知非

以鄭俠獄事後僞爲之以實其惠卿之罪耶故遠
倭人之說三載之而三異辭穆堂李氏辨之尤詳
云至哭影堂孰從而見之新法行而其禍滅門又
何爲至於此極安國之不得大用而亦未嘗不用
也而曰由不悅於其兄使然於是乎蘇軾薦王游
一表又作其言尤鄙俚不堪此如子瞻謂唐人妄
撰與大顛書者雖退之家奴僕不爲今予於子瞻
亦云安石之誌常父墓也曰先生孝友最隆於誌
平甫墓則亦曰孝友而安石友愛之誼其詩與文
施於一兄一弟者尤可考而知是孝友固王氏之

家法也作兄弟考

夫婦考

予既作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考以爲一家之中毀其子而弁及其女而無一人得免者亦已甚矣而夫婦可無論也雖嘗見魏泰東軒筆錄載豫國夫人叱葉均毛抗事高文虎蓼花閒錄載吳國夫人以錦帳嫁女事以爲二說雖瑣屑誕妄然猶無已甚之辭卽實有其事猶無大傷於名義固可置而勿辨也及閱讀二陳諫議遺墨觀列荆公罪狀甚厲而其中有曰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

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以爲安石不能齊家之證是愈不可以不辨夫荆公之母與荆公夫人皆吳氏女吳敏父子三人並起家成進士爲時聞人考曾子固誌永安縣君謝氏墓則安石之祖母也誌仁壽縣太君吳氏墓則安石之母而吳敏之女也安石所撰黃夫人墓表旼之配而安石之外祖母也旼爲敏之弟安石誌河東縣太君墓爲吳敏夫人而荆公夫人之祖母也考其文因以知諸夫人皆遵尙禮教上下和睦其被及於諸婦女無不知書能詩文不獨王氏閨門世有家法而得之

外戚尤不爲無助安仁安道爲安石異母兄而及其死也無不喪事盡哀二兄一嫂未葬屢見於尺牘奏章其友愛如此夫人安得有斥逐娣姒之事安石守道安貧見稱於當世太賢甚著雖處卿相之貴自奉與寒素無異今而曰窮奢極侈豈卽錦帳嫁女之事乎而又曰斥逐娣姒則又不知其出於何書也要之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而無一人得免者至是又及於豫國夫人而責其不能教家以爲安石罪則讀二陳遺墨者之爲之也已甚也不得已於是乎夫婦考又作

朋友考

嘗考荆公生平其交遊最厚者自曾子固而外則有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貢父丁元珍常夷甫崔伯易諸人此皆文學行誼見推於當世大賢者也而後人詆毀荆公無論當時同行新法者既盡目之以爲黨指之以爲小人卽後來稍官於熙寧間雖於新法之行無所與亦必從而詆毀之如於常夷甫崔伯易其尤也惟原逢深父皆卒於嘉祐治平原父亦卒于熙寧元年丁元珍輶軻兵戎間莘老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子固在外

十年轉走六郡至元豐三年而後入朝惟孫正之
終身不仕獨幸得免耳嗚呼荆公無黨者也而後
來樹黨以攻荆公并以荆公所交當世賢者盡目
之爲黨其造作語言鄙俚不堪而求其實則皆爲
無稽之言故予於孫莘老常夷甫崔伯易皆有所
論著焉莘老以議新法不合亦緣公事其於朋友
交誼何傷哉及公謝政歸金陵而莘老往見之後
之好爲議論者亦必曰人皆服其德量嗚呼使介
甫果小人耶則莘老旣常水火於朝亦何嫌遽絕
之於後而必往見之奚爲且使莘老與介甫爲貧

賤之交則當介甫勢位隆盛時而吾不屑與之爲苟合及其零落可憫而吾猶念其故舊之情不惜往見之謂之有德量可也乃介甫以使相之重得遂其山林之志君臣恩誼稠疊無間又以當時負才如子瞻及其道過金陵流連唱和見於詩篇不一而止安得以莘老一見獨漫許爲有德量哉且朋友有誄與銘並重使莘老非有深服於介甫則生前一往見足矣而死又何爲誄之觀莘老往見介甫有書寥寥數語而猶見錄集中以傳於後世然而友朋之誼自在也至如介甫子固說者謂二

人始合而終睽則予於是集中已辨之詳矣作朋
友考

原黨

考畧曰儒學莫盛於宋而其學術源流至宋而大分則尤莫盛於洛學夫問其源則皆曰自孔氏而及其流也則經學道學之名以立宋自天聖明道以來若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歐陽永叔李泰伯皆以經學鳴於世者也同時若曾子固王介甫劉原父其年輩稍後於諸君子而其通經學古自孔子後必歸於孟荀楊韓周茂叔與曾子固王介甫年相若而程伯淳正叔兄弟又後曾王十餘歲自二程師事周茂叔而道學興焉然當嘉祐治平間

知茂叔者甚稀以故歐陽曾王皆以文學議論奔走天下士而於茂叔不聞有往來竿牘之煩彼此交相慕悅之言蓋自道學諸儒旣以爲獨得千五百年不傳之秘自是如荀卿揚雄猶不得與孟子同列而韓愈歐陽修亦並以浮華文士目之則凡子固介甫皆不得與於道學之數又無論也伯淳爲嘉祐二年進士與子固同出於歐公之門及考二程遺書於歐曾二公曾無一言相及獨紀與介甫論學多至數十條伯淳於介甫其年少十餘歲其於論學也一則曰望塔說相輪一則曰近與吳

師禮談介甫錯處爲我達諸介甫其言若甚高而其形爲辭氣狀貌不啻若師傅自居而以弟子畜介甫又介甫與茂叔年相若之人一則曰少年懷刺三及門而三辭一則曰介甫年三十九茂叔與語連日夜至忘寢食及徧考茂叔介甫二人全書亦皆無一語相及則又何也介甫生平旣無聚徒講學之名卽人有問焉必荅亦無有近於望塔說相輪之事介甫之學以孔孟爲師如使茂叔與語若猶不出太極圖一書與尋孔顏之樂有吾與點也之意兩語亦安能令其精思至忘寢食哉夫自

介甫當國所不理於衆口者新法耳而於講學無與也熙寧四年初變科舉法而春秋不以之取士八年始頒三經義於天下踰年謝政歸金陵而字說復行於元豐之世故春秋及三經義字說熙豐諸賢未有起而議之者惟元祐初立司馬光盡反熙豐新法以至變更貢舉立春秋學三經字說皆有禁而其首攻王氏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中立與吳國華書在於元祐元年自是若邵氏聞見錄涑水紀聞溫公日錄范氏朱墨史著書立說各私行其胸臆以攻王氏則皆爲洛學之徒奪王

爵去配享三經字說有辯紛七見於章奏者亦先
發於楊中立故予於陳氏遺書首錄李端伯所紀
二條以見後來介甫得謗於洛學之徒最先亦最
甚此宋世學術源流之所由分而以講學自名者
顧以不講學之王介甫爲標的而集矢不遺餘力
焉至此外議介甫者數十條皆已甚之辭而爲後
人采錄增加者予亦時有所辨論不得已也

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

王安石一

高安陳汝錡曰介甫以新法負謗於當時貽指摘於後世善狀不彰而惡聲之嘈々滿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卒未有開而赦之者何也今姑無論其立法之是非與閭閻之利病試就攻介甫之人而反覆其議論有以見攻之者之好勝而不情而曲不在介甫也熙寧新法所稱爲民最害者莫如免役青苗而斷々新法立赤幟而攻之者在當時莫如蘇子瞻范堯夫而在後莫如朱元晦子瞻論免役

之害謂役人必差用鄉戶如衣之必用絲麻食之
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及君實議復差役又
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農民應
差官吏百端需求比於僱役苦樂十倍而堯夫亦
謂差役一事當熟講不然滋爲民害然則向之所
謂必不可行而以爲有錢荒之弊者又後之所謂
必不可罷罷則滋害而以俟聖人於百世者也朱
元晦恨介甫汲七財利使天下翬然喪其樂生之
心及建社倉則夏受粟而秋息以償猶之乎青苗
法也有問之者元晦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

是耳因作社倉記以述其意復上其法於朝朝以
其法下之於諸路而堯夫當元祐時亦嘗有復散
青苗足國用之請然則熙寧諸老所鬭爭而以爲
有蠶食督責之弊者又堯夫所復請以足國而元
晦所陽避其名而陰祖其實者也卽三君子以例
餘人而一時爭辨皆好勝可知卽免役法之不可
罷青苗法之可已罷而復行乃可易名爲社倉以
例餘法而一切設施皆便盡可知周茂叔不嘗喜
好介甫與語連日夜乎不媿七頌熙寧新政之美
乎 事具蒲宗孟墓碣 以茂叔所嘉與而樂頌者而流

俗曉乚不已後之人又從而吠聲焉嘻甚哉原介甫所以負當時謗而貽後世指摘不解者一則峻逐言者以期於法之必行而爲士大夫所不喜一則更張無序講非常之原於旦夕間以與愚民慮始紛乚而爲閭里市井所驚疑重以用事諸臣推行大過浸違初旨者比乚有之此則介甫所不得不任其咎者而法無恙也奈之何咎介甫而遷怒於介甫之法哉豈惟遷怒於其法且併遷怒於其所與之人而俾之無所容於天地如李定是已定之自秀州入也舉朝喙齧爲匿服不孝而定自辨

實不知爲仇氏所生疑不敢服故以父老侍養解
官本傳亦謂定分財賑族家無餘資得任子以與
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用情厚矣世有厚於宗
族與兄之子而反薄於其母乎世有能解官侍養
父而不能持所生母服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今
徒以附合新法之故橫而被之以不孝之名不以
本傳求之一徃污蠛無浣濯之路矣嗚呼厚士而
忍污蠛之甘心焉又何怪良法而不曉也爭曰罪
之魁而禍之首也

王安石二

楊中立當靖康初論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
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廟今日之事
雖成於蔡京實釀於安石此語旣倡口寔翩翩以
熙寧爲禍敗靖康之始基以安石爲鼓舞蔡京之
前茅不惟下誣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今史牒具在
凡京所逢迎如虛無是溺土木是崇脂膏腴剝於
下而盤樂於上蠹國害民非一政然何者爲
熙寧之政凡京所交結如內侍則童貫李彥梁師
成侂倖則冲劬父子執政則王黼白時中李邦彥
輩挑釁召亂非一人然何者爲熙寧之人雖京第

下館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於熙
寧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以爲致有今日之
禍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爲欺君盜寵之
地而庶幾彌縫其不肖之心耳如纂漢爲魏者未
嘗不藉口於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嬰於股
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爲解然豈可謂三讓
登壇厲階于讓德稽首而負扆南面乃教後世以
稱假皇帝成卽真之謀哉夫京惟不能繼述熙寧
之法京而繼述熙寧之法卽保甲一事已足以尊
武救敗杜南牧之萌而寢北轅之釁矣何者宋武

三才圖會卷之四
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
天子之禁軍以戍邊脩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遊
手而湟刺之旣遠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
兵弱以故金虜一訐陷朔代圍大原下燕薊直擣
汴京有南朝無人之嘆而太后手詔亦有人不知
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鈴日熟家有
千櫓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
千里無一城一壘攫其鋒者而又何至紛乚召集
下哀痛勤王之詔哉故吾以爲編保甲習民兵已
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

者止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實額日廣而
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券以與餓豺狼鬪而立
碎於爪吻之下耳尙介甫之詛且詈乎抑又有疑
熙寧新法皆法所不得不新而獨增置宮觀使以
處異議落職之人爲崇左道而紊官制然先後諸
老靡不喋匕新法之爭者主於宮觀有差則以天
子之心脅侍從勾管昏淫之鬼而提舉之反安焉
噤不聞出一語而太一神霄醴泉萬壽之踵相望
而奉祠者皆前日扼腕新法之人也豈祠祿實便
於已而諸法乃無一便於國而更以爲靖康禍本

乎信矣夫宋人之議論多也

司馬光一

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爲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嘗試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徃復商訂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積歲彌月乃始布爲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長深宮慣於閭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計害原始而究終法未布於方內而情僞已瞭徹胸中如列眉故雖以大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執政下迨監門競苦口焉而不爲中止雖其

間奉行過當容有利與害隣而實與名戾者要在
因其舊以圖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厲民
而上不失先帝遺意斯宵小無所乘其間而報復
之禍無從起矣安在悻悻自用盡反前轍前以大
后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於神宗者今以范蘇諸
人爭之而亦不能得之於君實一有逢已之蔡京
則喜爲奉法蓋先帝肉未冷而諸法破壞盡矣是
欲以臣而勝君而謀之數十年者可廢之一朝也
是謂已之識慮爲能賢於先帝而昔以爲良法今
以爲秕政也不大橫乎孔子何以稱孟莊子之不

改父臣與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爲君豈政由甯氏聽穿鼻於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終身守之而不與手實鬻祠俱報罷乎且元祐之刻除更張無予遺而所云百世不可變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靈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爲告之宗廟頒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

之母也君母而可廢閣先帝行事是呂后之所以
滅劉而武后之所以篡唐爲周也人臣而可挾母
后之權弁髦其主是徐紇鄭儼李神軌之共相表
裏而勢傾中外也尙可訓乎況元祐之初嗣君已
十餘齡矣非遺腹襁褓而君者朝廷進止但取決
於宣仁而嗣君無與焉雖嗣君有問而大臣無對
此何禮也蘇子容危其事每謂諸老無太紛紜君
長誰任其咎而哲宗亦謂惟蘇頌知君臣之體蓋
哲宗之藏怒蓄憤已不在紹聖親政之日而小人
之逢君報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時矣何者人臣

而務勝其君以爲忠豈人子而不務繼述父以爲孝上見其意下將表異一表之於章惇而羈管竄逐無虛日再表之於蔡京而爲妖爲孽外假紹述之名而以濟其私而宋事不可爲矣君實不當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慮終不稽敝乃舉而委之於天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天可侔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則太甲之顛覆典刑爲天實祚商而漢惠帝之與曹參輩守畫一而淨清焉爲天不祚漢矣

司馬光二

然則史何以是君實而非介甫豈是與非皆兒戲
不足爲明徵考信之地歟曰史何可廢也惟是熙
豐元祐之史則不幸而近於兒戲夫史公評也定
論也評不公爲曲筆論不定則毀譽以愛憎而讀
者靡所適從陳壽被撻而謂將畧非武侯所

長魏收德楊休之助已作佳傳以報而旣貪且虐
之父以惠政稱之口語迄於今而未已神宗實錄
始之以范祖禹而終之以范冲祖禹君實之門人
也君實與介甫爲水火而史作於其門人之手有
不舉之使升天按之使入泥者乎於是乎有蔡卞

之芟改有陸佃之重修不旋踵而范冲之朱墨史
行矣而冲又祖禹之子也祖禹坐詆介甫獲罪死
而史復竄易於其子之手重以天語之叮嚀有不
修父之怨詆益深而益巧者乎一介甫一君實耳
前是之而後非之甲非之而乙是之以此定論論
定乎評且公且私乎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一人
神宗亦謂自古君臣如朕與安石相知絕少而范
氏父子皆儘書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夫旣君
臣相知如一人矣則有唱必和旣都且俞神宗雖
聖安石得取分焉而過安石亦所以過神宗矣又

何必揚上休美而聚諸不美之談歟之此一人之
身也徽哲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謂祖禹錄神宗
事非實而刊定之以金陵日錄徽宗當失國播遷
之餘聞有携日錄來者亟輟衣帶而視之是二君
終不以安石爲過也知變法實先帝本意而過不
在安石也先帝不以爲過先帝之二子不以爲過
而秉筆者務索其瑕而求其疵不少貸何意哉况
蔡史之專是介甫與范史之專是君實等耳是介
甫者有所私不得稱信史是君實者獨無所私一
一皆實錄乎使范氏史可信則蔡氏史亦可信又

三
其
言
四
何所據而此之信彼之疑也陸農師嘗謂新法擾
民謂介甫拒諫其於介甫非苟同者而亦指范史
爲謗書蓋譏稱之難憑而斧衮之失實有不可勝
記者矣後之人乃日攘臂於其中據一家私議論
而詛之視之曰某也是某也非嗚呼愚哉然范史
遂行於世而日錄湮不傳何也日蔡京假紹述爲
身利身之不保而國亦隨之建炎紹興之政羞稱
焉故尊元祐而黜熙豐熙豐黜而日錄黜矣若之
何其行之也

存是樓書陳氏王安不四論後○嘉慶二年丁

已十月高安王生齡啟周以鄉先輩陳汝錡所
著王安石論二篇又論司馬光二篇弁至若怪
安石不得大行其志於天下與負重謗於後世
實由於司馬光也先是予聞無錫顧棟高先生
著有王荊公年譜求之十餘年至戊午乃因金
匱顧公響泉

光旭

使人從其家鈔得之及觀其

自序云嘗緝司馬溫公年譜成說者謂汴宋之
局溫公與荊公爲乘除譜有司馬而無王則是
紀美而貸惡卽於勸懲之道不備及較觀陳書
亦以司馬爲言而主意各別判若天淵適予全

部稿亦成其是非所散見於譜中者已略具矣故於二公書均可置而勿辯惟陳氏以一人獨見似爲衆耳所駭聞不得不悉爲錄之安知天下之大數千百年之後不復有衆惡必察如陳君者哉汝錡字伯容高安人前明萬歷間貢生官止於教諭著有周史總長書短書王生云此四論卽長書中所錄而出之者也王生并錄長書中王安石史謗十九條庚申又錄來短書中數條其好辯如此殆猶有不得已之意乎伯容於陳邦瞻德遠爲叔父行德遠官尙書以文名

世予觀所著宋史紀事本末一書傳安石事與
羣言無異遂不能無異於伯容而伯容乃以異
獨傳

王荊公年譜考略雜錄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雜錄

楊氏丹鉛錄五條

楊用修學極博著書最多丹鉛錄其一也從來
攻安石者多矣其甚也未有若周德恭斥神宗
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其和之未有若用修斥安
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爲一人之甚及考其
丹鉛所錄則已不勝其支離誕妄昔唐柳子厚
作非國語而宋元人又有作非七國語者用修

作丹鉛錄而陳耀文正楊之書又出正楊之書
出而後人又有非之者則必又有正楊者矣
今予所錄楊五條近於正楊者尤不無望於正
正楊者後有其人也上翔書

丹鉛錄璣語之一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
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
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
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
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

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
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
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
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
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
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
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
而顯遭戮國史名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
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
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

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礫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並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一人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

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爨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耶

考略曰荆公詩神姦變化以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合謀非一日太邱真復社亡遲其二曰泰壇東路遶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楊用修以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而其意則啟於王安石曹社詩考荆公詩題遊城南卽事二首所謂城南者卽今徐州之城南也九鼎沈於泗水秦始皇時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卽此也所謂卽事則非專爲九鼎而作是詩也用修改曰曹社詩乃率入元祐黨碑謂喻新法異意之人則與改白

鶴吟題而牽入爭新法者何以異此詩有二首
用修只錄其一而肆口譏訕如此試以第二首
詰之其意又安在用修又以安石列於各臣錄
而大爲文公罪至于再至于三予謂綱目之作
未知視孔子春秋何如用修豈果以各臣錄爲
等於孔子春秋耶昔孔子作春秋太史公謂其
采善貶惡非獨刺譏而已今考各臣錄安石傳
共三十六條凡安石未當國以前所見稱於當
世賢公卿大夫士者不具論卽如歐陽公曾子
固黃魯直所稱道安石之賢則人家有其書而

此錄無一語及之而所采若邵氏聞見錄溫公
璣語涑水紀聞東軒筆錄則皆詆毀醜惡靡不
畢載用修尙以安石得列於此錄爲榮以文公
列安石名臣爲輕於惡惡耶吾竊謂安石得謗
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莫甚於言行
錄何則邵氏魏氏司馬氏諸書以及此外詆毀
安石尤甚者一經名臣錄采入於是元人修史
皆以大賢所錄爲可信亦遂盡筆之於史自是
後人讀史者祇知國史爲可信而不知雜出於
紀載私書故曰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

不可解莫如此錄爲甚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此言乎名之美者也否則流芳百世
者名也遺臭萬年亦名也安石錄於名臣有惡
而無美徒然遺臭而已矣而猶以是罪文公用
修倡之張受先和之何芳臭之不辨也

丹鉛錄瑣語之二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
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
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
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

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奸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樸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

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笨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七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與

考畧曰楊用修謂朱文公談道著書評論古今人品皆於無過中求有過又謂文公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無復有道者氣象夫如是用修責人甚明宜其以有道者自處矣而考其生平視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抑又甚焉何也艾千子曰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及觀用修所自爲文何其萎蕸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與予考用修詆訶荊公可謂能達之手與口矣而其是非乖謬若於

前賢所稱道荆公者全未之入目尙得謂有其學耶簡明錄載陳耀文撰正楊四卷一百八十五條皆糾丹鉛之訛其間精確者甚多池北王氏謂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譏胡應麟元瑞作丹鉛新錄蕘林學山以駁升菴至比例於蚍蜉撼大樹予於陳氏正楊胡氏丹鉛新錄俱未見其書今專辨用修誣詆荆公者數條不知陳氏一百八十五條中有此一二否可謂一知半解否

丹鉛錄人事類之一

楊用修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社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並立審

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
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
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
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
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
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
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
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廷私祠之於州
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

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也

考略曰昔神宗信用安石安石之得君雖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不是過也後來攻新法排安石者雖衆未有議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勵精圖治之主而又有恭儉仁愛之德其任用安石雖專無非同有以安天下之心也周德恭何如人也而乃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德恭倡之而用修和之夫赧亥桓靈皆亡國之君而胡亥殘賊尤不可與赧桓靈並論德恭以

異代臣子非毀前世之賢君而毫不顧忌匪惟
不仁抑亦無禮嗚呼德恭何爲而至此極也用
修讀數萬卷書宜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人君
賢不肖之相去若權衡之於輕重較然不爽其
毫釐乃以德恭指斥神宗不仁無禮一至此極
猶以其言筆之書而稱爲最公最明嗚呼用修
又何爲而至此極也德恭謂安石奸邪合莽操
懿溫爲一人夫莽操懿溫皆前代篡弑之臣已
有成事者也安石新法之行果有潛移宗社之
邪心乎然而德恭倡之用修和之而猶未已也

曰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自嘉祐以來久達宸聽辭修起居注不就辭英宗召不赴其聲名滿天下卽謂借韓呂爲巨室已屬毀者妄言何有於得君由藍元震哉用修又謂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大爲伯淳罪予考後來極毀安石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程門弟子錄二程遺書無非詆毀安石之言新安名臣言行錄於安石亦無一好語今謂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蕢此古今第一小人是又於程朱之書似全未入目也伯淳固非以吾輩激成爲異

日調停張本而又忽及於荆公祠堂記謂象山
全祖此意則尤妄說也象山嘗與胡季隨書曰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自謂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
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或猶未能盡察此良可
慨歎蓋是時醜詆安石如邵氏聞見錄溫公涑
水記聞魏秦東軒筆錄諸書已徧行於天下殆
象山所謂餘子也二程餘書呂東萊文鑑新安
名臣言行錄紛乚盡出是所謂同志之士猶未
能盡察而爲象山所慨嘆者矣安有一言及於

調停哉象山方自謂此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
而其後議此記者朱季則有黃東發明宏治間
則有周德恭穆孔暉最甚自楊氏之附德恭王
氏之附孔暉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而聚於
一人之身於是以致象山時大公案中所未有者
而大公案又出矣後之人雖欲從而斷之其將
何時而了耶東發論見於黃氏日鈔孔暉書載
於池北偶談

丹鉛錄字學類之一

黃魯直跋范文正公帖曰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

沉著極似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屈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學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又跋范文正

公書伯夷頌曰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如斯人不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又跋范文正公詩曰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故予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此山谷之言也而用修非之其言曰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

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甚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于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法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此用修之言也蔡子於是見之而大駭作考略

考略曰黃山谷曰蘇才翁評范文正公書謂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故云少屈董狐之筆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

最工山谷立說如此分別少時老年甚明并觀
所跋文正書共三帖因論書而及文正之爲人
雖童子稍解文義者皆知其爲推尊文正甚至
也何用修徒據少屈董狐之筆一語而不顧少
時老年四字大肆譏評用修其醉耶夢耶白日
病狂耶似此不顧文義雖在兒童尤爲賦性頑
劣不屑施之夏楚者而乃出之著書數百種之
楊用修耶且因論范公書而弁及荆公之本不
解書尤異甚荆公一生以學術經濟自命雖善
書亦不欲以此見長予嘗閱其全書無一字稍

及於前人書法卽自謂學王濛書亦祇見之山谷紀載耳山谷親見荆公書而以楊少師擬之用修生數百年後固未嘗見其書者何得而遽斷之曰荆公於字本無所解又曰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道之夫米元章張邦基非與荆公同時者乎朱晦菴張南軒非皆親見荆公遺墨而稱道其善書者乎用修非醉非夢非病狂曷爲於諸賢所評皆不錄而曰無一人賞音卽南軒稱王丞相書佳處甚詳用修亦舍去勿錄而獨記作字甚忙一語何也荆公當國時山谷

固未入朝卽用修所指爲阿私所好乃在定林寺壁間書及摹刻書陶隱居墓中文則荆公已沒又何所覲覲而藉是以獻諛於地下耶用修因論范公書而毀及於荆公書又因荆公書而毀及山谷之獻諛弁不顧獻諛在生前死後謂之曰醉曰夢曰病狂不亦宜乎余因全錄山谷跋語并荆公書見賞于前後者脩錄于後覽者得以考焉

黃魯直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曰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軀於冢中識者買

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
妙王荆公嘗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
黃冠遂以入石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
墨此固多聞廣見者所欲得也又題王荆公書後
曰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
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荆公此
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
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
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
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又云荆公

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又云不着繩尺而有
魏晉間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王荊公嘗言學
濛書

襄陽米芾元章書史曰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
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王安石少嘗學之人
不知也元豐六年予始識荊公于鍾山語及此公
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予書簡皆此等字又
海岳名言曰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
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
其見鑒考略曰據此則米元章謂文公學楊凝式

書與山谷同豈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謂半山莊
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亦爲文公薨後之言
豈元章亦獻諛於地下之人耶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颯上
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
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張敬夫曰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
晉宋間人用筆佳處又云余喜藏王丞相字畫丞
相于天下事多鑒以已意顧于字畫獨能行其所
無事晚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荆公率意而作本

不求工而肅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破履行乎
高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考略曰此
見于董史皇宋書錄

朱新安題荆公帖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
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
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
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書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
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又題
荆公帖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
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

之者畧識於此又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張
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
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
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
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
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雖
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
有警焉因識其語于左方慶元丁巳十月

考略曰新安嘗言先君子好學荊公書至于再

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是其因論書宜若甚愛荆公矣及觀於跋韓魏公帖竊又怪其不可解有數端焉張敬夫言荆公書載於董史書錄者曰能行其所無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寫與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評書工拙未有及於忙與暇者卽使斯言果出於敬夫之口則亦爲不知書甚矣乃新安旣以敬夫爲戲言而又以躁擾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實不知嚮言先君子學荆公書爲何等書抑將并學其太

忙而不免同入於躁擾急迫乎且又推及有關
於人之德性而已卽因以自警其與嚮時恨先
君不及見又何如其戾耶夫寫字大忙本非可
以論書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
以荆公書昔時見賞於人者一槩抹殺惟以敬
夫此一言爲誚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書法能
否爲輕重尤不必以書法較能否乃新安因跋
魏公書而及于荆公之躁擾急迫用修因不直
山谷論范文正公書而及於荆公之本不解書
是皆不可以已乎故予備錄諸跋語以見新安

之於荆公嘗一出入要歸之無一好語不獨
論書爲然也

丹鉛錄詩話類史籍類二條

詩話類

題曰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

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
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
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
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
下也

史籍類

題曰半山文妙

○節錄

王半山之文愈短

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云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
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考略曰曾子固作老泉哀辭其雄壯俊偉若決
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今
用修以爲半山稱老泉文一誤矣又與子固原
辭大異再誤也半山學博才高其長篇若上仁
宗皇帝書洪範傳皆雄絕千古非賈長沙韓昌
黎無與抗行者短文如憫習三經義序與王子
純言兵與司馬諫議論新法則皆辭簡義深又
豈以檢束篇章字句見長哉後人選錄半山古

文無不知有讀孟嘗君傳用修乃舉書刺客傳
後同類並視之謂半山文妙尤在於短篇且若
以此自矜獨識是豈足以言半山之文哉

王荊公年譜考略附錄

附錄存是樓諸篇以其有於關考畧而又不可以入譜中也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使其言果是有功於此書不淺是存作於乾隆庚午其後名讀書樓曰存是以此公年譜考畧成大懼有愧於斯言錄此亦就正之一端也嘉慶甲子上翔年八十有八

張氏重刻王荊公詩注序

丹稜李燾仁甫倣資治通鑑作長編史稱仁甫恥讀王氏書又嘗論從祀孔子當黜王安石父子乃其子壁季章爲安石注詩甚勤雖若父子異意要其志願所存亦欲與安石詩並傳不朽也又載季章所著書目共七種爲卷三百六十有零中有臨汝閒書百卷乃季章謫居撫州與荊公詩註同作於一時者也而詩註獨闕其目豈以後來毀荊公者旣衆惡其人而并欲廢其詩以致史家亦不獲並載是又豈季章之意耶季章之沒去荊公薨一

百有餘年中間毀荊公者其書盈天下季章雖美惡並采不無間惑於衆多之口然已爲愛惜其詩至矣至以復不傳又五百餘年至於今乾隆辛酉乃有海鹽張宗松青在再爲增註重刊之是荊公詩得李氏註而傳李氏註得張氏重刊而亦傳遂使荊公精靈不長泯滅於天地之間而李氏張氏亦藉是與之俱不朽矣卽予之爲公年譜得此註尤不爲無助王氏池北偶談刊於康熙辛未嗚呼使王氏早得見此書其於白鶴吟一篇有臨川石刻具在亦何至牽入新法毀人太甚至此其亦幸

而不出於數十百年之前而使王氏一生痛詆荆
公一旦自暴其醜至此幾無以自解而予亦得因
是以正其謬妄而大爲荆公澡雪以與天下共見
之此書又惡可少哉嘉慶六年蔡上翔序

鄞縣王荊公祠

附

存是樓稿

昔王安石治鄞推陳易新貸穀於民邑人便之此
後來青苗新法所由起也其餘興利除害有益於
民者甚多古所稱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
大患則祀之則安石之有祠於鄞與鄞人以祠祀
安石固其宜已乃閱近紀有開府於浙者聞鄞縣
有王安石祠嚴檄趣令毀之夫公之所以不朽固
不在祠之有無而六七百年來鄞人猶祠祀之其
細民固非若崇尚淫祀求福田利益者所爲鄞爲
浙東南大縣其賢士大夫輩出必有不惑於羣言

而交相尸祝未已也則今之毀之安知後之人不復有起而議重修也哉然其毀祠之由來紀者言之甚詳毀生於怒匕激於義匕出於書而其書不由目治而僅以耳食嗚呼世有識字讀書萬卷者其於安石無不若怒焉若激焉斷匕然同於耳食也而又何耳食者足怪云

再與金式似郎中書名三吾仁和人

上翔謹白弟去年作三江考九江考二篇竊謂禹貢一書自冀州旣載壺口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一千十一字又除去土田貢賦等文僅六百七十餘字所紀自流沙崑崙以及中國九州名山川廣袤數萬里無不較然若視諸掌而愚爲此二文合計三千五百餘言以本經言之讀經者何必如此自讀者由漢至今數千年之久此是彼非彼非此是者之衆而猶未知其所止豈經之難知固然哉用致左右教所不逮承諭荆公年譜可以

無作弟謂荆公受謗七百有餘年一事也積小而
成鉅一言也屢出而多變而其中間有力爲表襮
者在宋則吾邑陸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記自謂此
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元崇仁吳澄草廬虞集伯
生又繼之明臨川邑人章袞汝明爲公文集序四
千八百有餘言與近者李侍郎穆堂諸稿所辨證
誣罔尤切而議者又有以鄉人私鄉人之說孔子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此數君子者是皆仁
智賢人豈猶有好惡不近人情之事哉今愚讀公
書想見公之爲人其好之不後諸君子其爲言雖

不敢少有偏私於其間而不幸又爲其鄉人則後此執是以相攻詰者又不知其幾然豈敢避是名哉且好之不必其在鄉人又有明徵也如君浙產也浙有海鹽鄭曉壑甫古言曰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匕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象山應雲鸞爲臨川令嘉靖丙午重刊臨川文集自言少小時侍先君論宋史至熙寧奮袂誚公先君厲聲曰稚兒毋乃勦說其後讀公全書

深知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
傑然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冤以靖康禍本此非
所謂勦說者耶二公之論若此而皆以爲冤然而
二公皆浙產也至如年譜之作亦自有說前書云
海鹽張氏宗松重刊李壁所注荆公詩念獨無年
譜不無有待來者又無錫顧公棟高欲爲公編輯
年譜以補藝苑之闕此皆非私於荆公者第憤公
遭毀太夙亦太甚非年譜不足以破其謬妄而非
浮慕二公爲之也顧愛我者阻之不必爲衆矣惟
己酉客郡署汪公如藻甚躋之并達於督學翁覃

溪先生先生謂表彰先哲乃分之宜顧氏書未知其成與否覃溪先生已許代訪見郵他日此書有成將俟之百世必有同其衆惡必察者而不汲汲於近投衆人之耳目也又承問孟子題文二篇今并納來計在太平院署君見此文時迄今四十年非其識高出等倫誰復記憶及此然萬章焚廩之問桃應瞽瞍之問前人多有言之者惟弟見之時文而或謂可作荆公古文讀君聞之又當一笑置之爾乾隆癸丑

鄭氏應氏皆在明中葉爲公稱寃其言斟酌盡

善是真能讀公全書識宋時事者

答汪豫年書

名世樟秀水人

上翔謹白汪君豫年足下違別以來倏經八載憶
己酉獲侍昭武郡齋僅踰月耳而語言相接又無
幾時固已私識足下爲奇士難得茲蒙手書下界
讀罷輒爲驚歎而不能已以爲士志乎古者希矣
足下若望古人爲必可至而尤爲愚所願深交益
自奮發而忘其年之老其喜極無量則又不獨爲
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情已也夫士之志
乎古者不必有合于今而亦未嘗無一合此似有
天焉而非人事之偶然者漢以前無論唐自昌黎

韓氏於文有起衰之功而生同時則有柳子厚歐陽修崛起於宋一時若王介甫曾子固蘇明允子瞻父子亦相繼並世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自是六七百年中間才大而學博者不可勝數而其文終不能與諸君子相後先則以學術至宋南渡後壹切議論源流本末分門異戶其勢有難以復合尤非言說所能盡於此而欲使文與道合其能言之者誰與卽言之其能聽而和者又誰也愚竊不自量所爲王荆公年譜一書亦以公道德文章經濟節義本爲宇宙不常有之人而遭世汚

蟻實起於挾私好勝之徒輾轉造作語言出于無稽者什八九思欲掃除浮說以警雷同使公道以明人心以正而學術有歸亦爲荆公身後不可少之書今足下求觀甚切而來書所舉明妃曲若甚忿疾於毀者之言于黃山谷和張文潛詩特舉荆公六藝學一首因知用心于荆公全書于此可見其槩矣愚嘗于明妃曲竊怪羅景綸依附范沖而支離尤甚山谷和文潛詩八首宋文鑑僅錄旣見二韻而于所稱荆公妙處不朽一首反逸之悉爲辯駁有成言矣茲何幸與足下不相謀而相合已

無聞于千里之外邪愚前年爲公像贊亦謂吾爲
此譜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
也陳伯玉有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愚謂古
人在則人亡則書後人日日讀古人書卽日日如
見古人矣惟來者誠不可知耳今愚年八十而足
下齒方壯天如假我數年尙得以有言不盡者往
來相證於千里之外而卽以千春之來者幸得於
目前所謂不獨爲一已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
情者此也來諭又謂近日考據餽飭之學盛行于
世不足爲通儒足下所見及此古人不難到到古

人未必不有得於今況古所稱富貴而名磨滅者衆也惟非常之人紀焉君如爲非常人勉爲志古之道而已昌黎所謂毋慕乎速成毋誘於勢利是也別要論言嗣容續覆不宣

附汪君來札○嘉慶元年八月初四日後學汪世樟謹啟東墅先生几席憶在昭武郡署仰承教訓雖未獲列名函丈竊窺殷乚教誘之懷視執經問業者殆有進焉違別以來數易寒暑川途旣已修阻復迫俗冗奔馳南北鮮有寧晷然行篋中先生文稿及時藝內外篇無不取諸左

右雖未會心粗可記憶會托撫州邵別駕令弟
名自本者轉求先生己酉以後著作及王荊公
春秋斷爛朝報辯承寄二冊仍是前所得讀者
爵七兩載頃以江西回空糧艘過德獲接先生
手書寄家大人者並閱所致金舅祖各札反復
尋玩如獲百朋竊惟先生之學與年增長所見
者大所志者遠然而難爲今之人言也數十年
來考據餽釘之學盛興於世往七掇拾註疏及
說部中剩語自誇博物夫魯魚亥豕審別固宜
然謂通儒必知此則可謂知此卽爲通儒則未

必可樟賦性愚劣竊不願爲流俗人附和自至
撫州蒙先生教令讀王荊公上皇帝書比年以
來誦之不輟因取今人所自以爲古文者讀之
而嘆古文之學至今殆廢矣荊公自朱以後遭
誣太甚前人議論大都勦襲相因卽海鹽張氏
所刊李雁湖詩注如明妃曲二章云漢恩自淺
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范仲以爲背恩棄主
心術具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宋以
來惟黃文節公庭堅推嚮獨至其挽神廟詩云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三章云昔在基皇極

師臣論九疇皆以古大臣爲比又和張文潛詩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
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
公爲區別否嘗於尉葉縣時作詩有俗學近知
回首晚之句大爲荆公所稱賞先生積學高識
能自立於古作者之林今聞荆公年譜有作知
必可傳於後世無疑違教後歸至敝廬讀書二
年繼遂竊食京華隨宦東魯倥傯逼迫多撓物
務今者不知果克回首乎抑終淪廢於俗學乎
倘蒙先生念其嚮往之切憐而教之亡羊補牢

收之末路則此後所學皆先生賜之也年譜書
成尙祈附入都者便交德州弁近來有所作著
悉以賜覽幸甚禱甚家大人專札致候曾附督
運官回諒能卽達樟恭請文安去人倚馬以待
語無倫次並惟恕之是幸謹啟

送嚴生淑襄序

存是樓稿

奉新嚴生淑襄吾年家子又常從余問業焉生好學工文挾其少年英銳之氣又值家世科名隆盛之時宜躡巍科致通顯不難比年有志乎古諄乆歲音問不絕今年秋不遠五百里而來有造於敝廬則以聞吾所爲王荆公年譜將成必欲親見之且得聞吾言以爲他日讀是書之法嗚呼生之意勤矣而其爲有志於古學誠大矣雖然荆公之書之不易讀也卽荆公之爲人之不易知也自世有讀荆公文者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則又有爲之說

者曰吾惡其爲人而遂不欲讀其文彼其人第見
人人所見之書而不知人人所未見之書卽讀人
人所見之書則必棄其所美而暴其所醜皆是也
於是有稱號爲讀書萬卷者至等於目不識字此
余年譜之所以作也余老矣今且由耄而耄讀其
書猶望洋而莫得其涯涘生年方壯其於是書也
他日必有起予所未逮而余又烏乎測之揚子雲
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其荆公之謂予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宋至今七百年惟荆
公誠足以當之生如有志乎古其又奚他求哉於

其別遂書之以答其遠來之意嘉慶八年癸亥仲
秋月朔日

是存

道者是而已矣以是存道而非道之所以存何也是專而道廣也而以道藏是又道粗而是精也故聖人得其常道析之而皆是則道存矣細人得其偶是合之而皆道則是存矣是故聖人常精其是於事會交錯之間無專是也無非是也後有尊道者亦若是焉權其一一是必交於衆非譬淘人淘金沙盡而金乃見指沙爲金雖上知不能測其存沙盡見金雖悍者不得誣其實且是不甚其是不足存而存是太甚者其是亦常不存也故言其所是

必無或爲非是者窮之古有堯舜道之祖也是之主也人之所尊亦衆能之所共阻也堯舜之後人無堯舜矣故孔子曰蕩亡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賢堯舜者湯武不能及賢仲尼者堯舜又弗及博而較之皆有所不及推而愈下則其爲不可及之數無算矣然而言湯武者不必以堯舜之故貶賢也商周革命之事仲尼無及焉故曰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賢仲尼者亦不必以賢於堯舜賢之也仲尼其至聖矣而不自以爲聖也嘗稱祖述堯舜矣然又曰不爲己甚者是故六藝無非教也

三十七子之徒無非學也推而愈下雖互鄉之
童猶進焉改語其甚則堯舜湯武有所不及去其
甚則人皆進此無他是存而已矣是故比干剖心
仁其死也微子箕子生存亦仁而後世有匹楊雄
於箕子者此無他故焉是存而已矣伯夷之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也柳下季之降志辱身也介然於
殷周之世先後稱賢矣然而後世有李仲元者則
又措其躬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無他故焉是存而
已矣夫畫蛇者不可爲之足天下固有有足之蛇
矣然而所畫之蛇必非有足之蛇也夫逐亡羊者

以多岐而失然而不岐不足以爲道羊固在岐而逐羊者自不得岐之羊也今以一羊不可之百岐而必舉一羊之岐以廢岐之百豈岐之固然哉瞽無與於五采聾無竅於五音是固然已今且有歌舞于此爲之見見聞聞者莫不暢然也今且有聾盲於此聾者得形亦復暢然瞽者得聲亦復暢然然則聾盲何病於歌舞哉歌舞也夫何喪於聾盲哉而河伯方竊亡然望洋而見少也不知惡沚之視江河猶水也故曰無專是也無非是也而且是之中有是焉聖人又嘗辭于其迹東海有鳥鰈焉

照水而水墨爲鰓於是焉患其物之窺已也則煦
水以自蔽然而有海鳥者視其墨而攫之乃愈得
鳥鰓矣夫自蔽是也然卒爲海鳥所窺者存是亦
甚也有甚則有迹故不善用其迹者無迹也而使
之有迹鳥鰓是已如有善用其迹者則雖有迹也
而使人不見其迹故孫臏滅竈可以禽梁將虞詡
增竈可以勝羗是故聖人之於道也達之若水其
求無已其往無所止禮樂以柔之鬼神以幽之詩
書以侈之仁義道德以體之百王征禪損益以紀
之猶陸則資車也水則資舟也夏則衣葛也冬則

衣裘也是存而已矣故其上者尊之其次存之或小或大循於其會或毀或成安於不爭或已與人相爲主臣猶數南北東西各得惟然故天下莫能窮由是言之是亦有定是亦無定是其所是則宋襄公之以仁義挫其國也是也非是而已矣非其所是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說也於是有以杖擊公孫龍者曰吾擊非公孫龍而公孫龍乃始卷舌而亡其辯非其所非其是乃存此有定之一端也故存是者去其太甚而是已存亦聖人所以精其是而全其道於至廣也

王交三墓誌銘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月二十三日吾友王君交
三卒予聞而傷之曰嗚呼交道之薄也君獨以重
友生敦尚氣誼名聞於一時士之爲學以苟且趨
台時好者衆也君獨務爲博洽謂學必通經文必
擇其尤瑰琦者法焉予嘗言科舉之學其能辯論
古今文高卑正僞因以古文爲時文必曰宜而文
千子君以爲然乾隆壬午君從艾氏後人訪先生
文所未見於今者畢以授予獲其像畀予贊焉復
爲裝潢完好而歸之此一事也予讀荆公書常憤

後世詆毀者皆失實竊計倘盡取之事實論次之
以爲年譜宜得以正其謬妄而君亦以爲然東鄉
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後也世藏有荆公畫
像君又親往求之至則設几席焚香戒予具冠
肅拜然後得從瞻仰焉有題其上者則江西前布
政使彭公云有同年顧棟高欲爲公年譜屬求公
像以冠其卷首檄下撫州守得之遂撫以往則乾
隆十五年也君益舉酒酹公前揖予而言曰斯事
之鬱滯予小子有志於是賴公之靈有以默相
吾子子其曷可以已乎予謹謝曰不敢忘是爲辛

丑三月此夕一事也嗚呼君之志如此其於爲學也可推而知之君名思泰世居東鄉黎墟年踰四十始爲舉諸生曾祖某祖某父履宏國學生母唐氏君事親孝友于兄弟娶金谿銅嶺李氏裁數里父之族皆曰此吾家賢女夫之族皆曰順婦也下爲標孫式和君得年七十有三李氏前君一月卒年六十有七以十月某日合葬於本里某山未卒前十日予猶及見君尙孜孜問予荆公年譜書成否金谿蔡上翔銘曰黎墟一隅舊爲臨川十里而東上池爲其西廿里段墟艾氏文學宗工

三才公言附錄卷一
與荆公同兩堂堂像則拜之曷爲謠詠務詆壞
之君今已矣我書未成他年宿草敢告君靈

譜成於嘉慶八年癸亥距乾隆壬寅二十有二
年上翔年八十有七